枕中篇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枕中篇
作者：魏收　北齊

吾曾覽管子之書，其言曰：「任之重者莫如身，途之畏者莫如口，期之遠者莫如年。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，惟君子為能及矣。」追而味之，喟然長息。

若夫岳立而重，有潛戴而不傾；山藏稱固，亦趨負而不停；呂梁獨浚，能行歌而匪惕；焦原作險，或躋踵而不驚。九陔方集，故眇然而迅舉；五紀當定，想窅乎而上征。苟任重也有度，則任之而愈固。乘危也有術，蓋乘之而靡恤。彼期遠而能通，果應之而可必。豈神理之獨爾，亦人事其如一。

嗚呼！處天壤之間，勞死生之地，攻之以嗜欲，牽之以名利，粱肉不期而共臻，珠玉無足而俱致，於是乎驕奢仍作，危亡旋至。然則上智大賢，惟幾惟哲，或出或處，不常其時。其舒也濟世成務，其卷也聲銷迹滅。玉帛子女，椒蘭律呂，諂諛無所先；稱肉度骨，膏唇挑舌，怨惡莫之前。勳名共山河同久，志業與金石比堅。斯蓋厚棟不橈，游刃恝然。逮於厥德不常，喪其金璞，馳騖人世，鼓動流俗，挾湯日而謂寒，包溪壑而未足。源不清而流濁，表不端而影曲。嗟乎！膠漆詎堅，寒暑甚促，反利而成害，化榮而就辱，欣戚更來，得喪仍續。至有身禦魑魅，魂沉狴獄。詎非足力不強，迷在當局！孰可謂車戒前傾，人師先覺？

聞諸君子，雅道之士，游遨經術，厭飫文史。筆有奇鋒，談有勝理。孝悌之至，神明通矣。審蹈而行，量路而止。自我及物，先人後己。情無繫於榮悴，心靡滯於慍喜。不養望於丘壑，不待價於城市。言行相顧，慎終猶始。有一於斯，鬱為羽儀。恪居展事，知無不為，或左或右，則髦士攸宜，無悔無吝，故高而不危。異乎勇進忘退，苟得患失；射千金之產，徼萬鍾之秩；投烈風之門，趣炎火之室。載蹶而墜其貽宴，或蹲乃喪其貞吉。可不畏歟！可不戒歟！

門有倚禍，事不可不密；牆有伏寇，言不可而失。宜諦其言，宜端其行。言之不善，行之不正，鬼執強梁，人囚徑挺，幽奪其魄，明夭其命。不服非法，不行非道。公鼎為己信，私玉非身寶。過涅為紺，踰藍作青，持繩視直，置水觀平。時然後取，未若無欲，知止知足，庶免於辱。是以為必察其幾，舉必慎於微。知幾慮微，斯亡則稀；既察且慎，福祿攸歸。昔蘧瑗識四十九非，顏子隣幾三月不違。跬步無已，至於千里；覆簣而進，及於萬仞。故云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，可大可久，與世推移。

月滿如規，從夜則虧；槿榮于枝，望暮而萎。夫奚益而不損？孰有損而不害？益不欲多，利不欲大。唯居德者畏其甚，體真者懼其大。道尊則羣謗集，任重而眾怨會。其達也則尼父栖遑，其忠也而周公狼狽。無曰人之我狹，在我不可而覆；無曰人之我厚，在我不可而咎。如山之大，無不有也；如谷之虛，無不受也。能剛能柔，重可負也；能信能順，險可走也；能智能愚，期可久也。

周廟之人，三緘其口，漏巵在前，欹器留後，俾諸來裔，傳之坐右。〈《北齊書》、《北史・魏收傳》。〉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